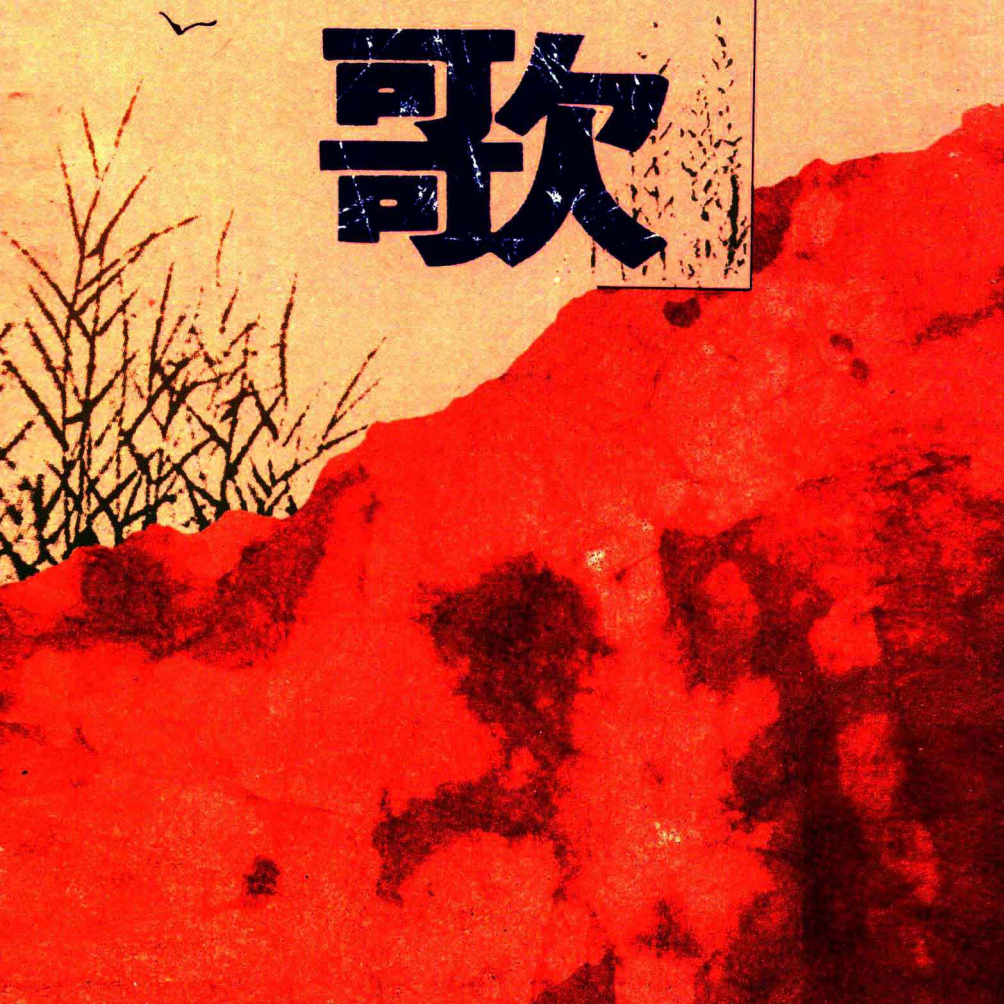


牧

鄧文來◎著

歌

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牧歌 / 鄧文來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漢藝
色研出版 ; [臺北縣] 中和市 : 三友總經銷,
民80
面 ; 公分. -- (小說集合 ; 2)
ISBN 957-622-095-5 (平裝)

857.63

80000555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小說集合02●

ISBN-957-622-095-5

牧歌

作者 / 鄧文來

印刷 / 躍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發行人 / 程顯瀨

電話 / (02) 9868421 9811187

總監 / 林蔚頌

總經銷 / 三友圖書公司

總策劃 / 顏崑陽

地址 /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

責任編輯 / 呂玉玉

電話 / (02) 2405600 2405707 2482395

編審 / 張榮森

傳真 / (02) 2409284

美術編輯 / 高惠玲

登記證 / 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

出版者 / 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初版 / 中華民國80年4月

製作部 /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電話 / (02) 7031828 7057118

傳真 / (02) 7024333

劃撥帳號 / 0788033-5

定價 / 新台幣 140 元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救

歌

自序

漫長的三十多年創作生涯，雖未曾有過如雷鳴似的采聲，但自幸並不寂寞，自早期的《佩刀》而到《牧歌》，是二十一部集子出版。這其中有散文、短篇小說、長篇小說，它們記錄了我整個的生命行程。

《牧歌》是一個短篇小說集，各篇取材於民間，有邊疆情調、江湖人物、市井小民，每一個人物都有他們的時代背景、人性與道德觀念，在他們生存的時代，各自有不同的社會價值，但我無意評估它們的價值，只是在人物身上展現他們的言行及一個怎樣的時代，他們各有不同的社會背景，而產生了不同的人性價值。德國作家格拉斯（Gunter Grass），他的長篇小說《非人年代》（Dog Years），所寫的時代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，納粹掌權，狂喊要征服世界，寫到戰爭結束，故事的尾聲，是德國人在尋覓希特勒生前所喜愛的那條狗。也許很多讀者感到有趣，然而它所代表的是戰後德國人的人性。

文學的價值不是從事社會的批判，它只是展現社會諸多的形貌，讓讀者自己去評估。歷史是一條長河，川流不息，潤育大地萬物，但當它憤怒的時候，也會無情地毀滅一切。從我出生的年代，活到現在，已歷經半個多世紀，其中的變亂與變化，是中國歷史上最巨大的。我沒有資格去做一個歷史家，去評斷這半個多世紀的功過是非，只能以文學展現歷經的生命行程、變幻不居的社會形貌。

王允《論衡》自記中說：「允書形露，易觀。」又言：「口辯者其言深，筆敏者其文沈。」這本集子談不上「文沈」，但做到了「易觀」，這是我幾十年，在創作方面追求的表現。因為文章不是自我欣賞的，「孤芳自賞」固是絕品，但不食「人間烟火」，怎能獲得廣大的社會共鳴。

人性有光輝的一面，也有醜惡的一面，每個人都有雙重的人性；光輝與醜惡，非關人的尊卑而定位。古往今來的歷史，許許多多卑微的人物，皆未列身廟堂，而其義行卻流傳千古。因為「善」與「惡」，是一念之間所產生的。《牧歌》這本短篇小說集，我寫的都是些卑微的小人物，他們的生活言行，是和他們生存的時代社會背景相結合的，他們所展現的人性，自然是那個時代的文化所產生的人性價值觀念。

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」曹丕是一代帝王，而他也是一代文豪。他在政治上

的得失，自有歷史家去評論，但在文學上的光顏是不朽的。三十多年的創作生涯，我是以心靈去吸納廣大的事物，細察人性的美醜、善惡，將他們展現出來，采聲或嘯聲，交由廣大的群眾去評論。

鄧文事

自

序

五

目 錄

自序	二
孤 烟	八
千里奇緣	二〇
牧 歌	四八
撐渡的駱老頭	六四
市集風雲	八〇
溫尼娜的故事	一〇〇
鷹愁村	一一二
河	一二四

哈魯瓦之獵	一三六
荒野的故事	一五六
會 串	一七八
珠簾寨	一九六
枇杷巷	二三六
念奴嬌	二五八

孤烟

薄暮時分，街燈在陰暗的天色下，顯得很淒黃。

久雨新晴的街面，仍舊是濕漉漉的，還有一些泥濘和水塘；那些賣廉價衣服的攤販們，已開始在沿街騎樓的兩旁，鋪下地攤。一個麵攤小販，推著車子橫在巷口的電線桿旁。白天裡，這條街巷很冷靜，沒有多少行人、車輛，但一到上燈過後，那些攤販們就像螞蟻出洞似的趕來了，於是許多的人們，男男女女，如同蜜蜂逐花相繼湧至，把這條街裝飾得輝煌壯麗；好像一個貧苦的鄉下姑娘，嫁了一個億萬富翁，一夕之間成了貴婦。

他的書攤是擺在一家中藥店的門前，只有兩隻書架，約莫百十來本書；而那些書大多是風漬書，以及一些古老的章回小說、過期的雜誌、星相之類的，白天和夜晚，都是冷清清的，偶爾只有一兩個行人經過時流覽或翻閱一下，而他也從不招呼客人，讓他們自由地流覽。他約莫五十來歲，頭髮稀稀疏疏的，腮幫的鬚髭，終年累月似蔓草。他總

是穿著一件灰布長衫；到了夏天，才換上短袖襯衣。他不吸烟，身邊卻擺著一隻大理石烟缸和一隻瓦罐，盛著一罐茶。他的茶杯很古雅，是一隻四方形，雕著篆文的純銅茶杯，據說是明、清的遺物，他離開老家的那年帶出來的。有個認貨的古董商，出了很高的價錢，想購買這隻茶杯，他拒絕了。有人問他，茶杯的價值可以開個大書店，爲什麼不出售呢？他淡淡地說：「賣不賣，是我的事。」

這當然是他的事，他是物主，誰也不能強迫他出賣的。他喜愛這隻茶杯就如同喜愛他的生活一樣，不論陰、晴、風雨，每天十點，準會在中藥店的門前出現，一到晚上十點，他就收攤。只有遇到年節、中秋、端午，才自動停業。他似乎沒有朋友，又似乎有很多朋友；因爲他經常冷冷靜靜的坐上一整天，有時候，他是自得其樂的流覽街景行人，或是老僧入定似的閉目養神，或是半躺臥在那張藤椅上看書。但有時候，會有一兩個中年人走過他的書攤停下來，和他談天閒聊；偶爾也會有三、五個或單獨的青年人與他交談。他談話的聲音很淡，很緩慢，從未有過激烈、高亢的音符，就像山野間的流泉，平平靜靜的。所以，雖常有人駐足和他交談，但從未引起過往行人的注意。唯一注意他的，是中藥店的馮老闆；他是個白淨臉微胖的中年人，一口儂音軟語，乍聽起來，好像是個甘出頭的小夥子。或許是他開了中藥店吧，他的臉是白裡透紅的，雙手白膩膩細細

嫩嫩的，真看不出是個近五十年齡的中年人。

這片中藥店的招牌是「再生堂」，旁邊有幾行小字是「故都百年老店，宮中秘方」。有回書攤主人童幻真問馮老闆：「你的再生堂既寫明是故都百年老店，爲什麼你講的全是上海話呢？」

馮老闆笑了笑：「童先生，這個店是我曾祖父當年在北京城行醫開的，而後是我祖父、父親、我繼承下來，我是在上海長大的。」

「你學過中醫嗎？」

「這個，」馮老闆悄聲地說：「不瞞你，儂什麼都沒學過，是承祖上蔭澤。」

「喔，」童幻真也笑了，「你店裡請了醫生？」

「儂父親的學生。」馮老闆順口問了一句：「你府上是北方啥地方？」

「小地方，洛陽。」

「嗨，古都呀！」

「很古，」他彷彿想起什麼似的，聲音幽幽的：「東周戰國風雲散，晉代衣冠成古丘。」

馮老闆似乎唸過幾年古書，他嘆了口氣：「人生如夢水東流，往事何必重回首！」

童幻真的嘴角邊漾起一絲苦笑，默默地昂望著雲天。這是一個滿眼陽光的冬日，有幾縷白雲停在街巷高樓狹窄的天空。金色的陽光正好照射在他的臉上，照亮生著蔓草似的短髭的臉上，他目光沈滯，雙唇微閉，這景象莊嚴而淒涼。

「你沒有家室？」

他沒回答，馮老闆也發覺這句話是多餘的，他這樣的一個人，當然是不會成家的。

「這是亂世呀，」馮老闆自言自語，像是安慰他，也想安慰自己：「想當年，儂在上海當小開的時候。」

「那是往事啦！」他接了話。

「嗯，往事，」馮老闆自嘲的一笑，「有許多人都有數不清的往事。」他搓了一下那雙白嫩的手，「聽說你的茶杯是件古董？」

「古得比你的藥店還要早生二百年。」

「嗨，」馮老闆霎時瞪大眼睛，「這真是古器，你要小心囉！」

他把那隻茶杯握在手掌上，迎著陽光閃了閃，「它還有一隻。」

「還有一隻？你是說，它們是一對？」

「雙杯。」他說。

「那隻呢？」

「在洛陽。」

「沒帶出來？」

他沈默，嘴唇有點顫動，腦海裡突然閃動著影影綽綽的衣衫、鬢影、翠錦、華裳、紅燭繡幔……他極力地搖搖頭，想扔落那些交錯不停出現的景象。

「馮老闆，我想離開一下，請你照顧照顧書攤。」他站起來，沒等馮老闆的回答，就跟踉蹌蹌的走了。

馮老闆楞了一下，突然奔出櫃台，「童先生，你是不是身體不舒適？」

但他的人影已走遠了，馮老闆也只好悵悵地回到店裡，吩咐一個年輕的店員坐在書攤邊。

他走出這條街巷，獨自向郊外走去；他知道通過另一條小弄，便是上鄉野的路，那裡有一座山，雖不高，卻也林木葱蘢。山脚下有條小溪，在滿野陽光的日子裡，溪水很清澈。山上有座佛寺，雖然比不上老家的那些古剎叢林，但也很清幽。寺裡有位鬚眉皆白的老和尚，以及幾個小和尚，他來過寺裡幾趟，總是靜靜的坐在寺門外的松林間，聽寺裡的鐘聲、鼓聲。他從不燒香、問禪，而他凝坐的神情卻有禪境。

他蹣跚的走上山徑，這次卻沒上寺門外的松林，而登上寺後的山巔，躺臥在草地上，雙目微閉，兩手平伸。這樣子躺了一會，微閉的雙目眼角，有兩行淚水順著鬢髮流下。他一動也不動，彷彿自己的生命已靜止了似的。

有一對青年男女走過他的身邊，凝視著他，懷著一份驚疑、悸懼似的神情悄然地走了，他知道，他們是附近一所學院的學生。像這樣美好的天氣，是有許多談情說愛的年輕人來山上的。他也知道，這對青年人似乎誤以為自己是一副正想自殺的模樣。他慢慢的翻了一下身軀，把臉伏在草上，雙手摀著後腦，喃喃地心語：「關山萬里音信隔，淚泉流盡念八春……」他悲哀的低泣了，很久，很久，他才緩緩的站起來，拭乾滿臉淚水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才下山回到市街，已是夕陽斜照了。他回到那間鴿籠似的木屋裡，什麼也沒做，沈沈地睡了。當他醒來時，已是午夜時分，滿室的月光，似霜白地照亮木屋。他沒開燈，劃亮火柴點燃一隻白色的蠟燭，再點燃一支烟，猛吸了兩口，返身走出木屋，在巷口的小吃攤，切了一盤滷菜，買了一瓶米酒。回到木屋，獨自對著月光、燭光而飲。他醉了，連衣帶鞋的倒在床上。

他酒醒時，已是翌日上午九點了。天候像人世一樣變幻無常，昨天是晴朗萬里，而今早卻是冷雨瀟瀟，有著那麼一縷疑似江南的春寒，這裡不是江南，江南在千山萬水之

外，洛城更是遙遠得像古代的星球。不，數億光年的月球，也在那一夕被人類的脚步踏上了，而故鄉呢？那些林野、山川只堪在夢裡迴想。

他悄然地鎖好木屋的門扉，揹著一個盛滿書籍的灰色帆布袋，走向中藥店的門前，又開始擺起他的書攤，彷彿什麼事也沒發生，仍是靜靜的坐在那兒，品著茶，看書、聽雨聲。

馮老闆對昨天發生的事，有份歉疚，他了解有許多來自大陸的中年人的心境。就像自己罷，原配就留在上海音信不明。他走出店門，輕咳了一聲：「童兄，這種天氣變得真快，」他手中拿著一份報紙，「就像越南的戰爭。」

「是呀，」他漫應著，突然抬起頭，「你說什麼？戰爭？」

「對呀，西貢被越共包圍了。」

他沈沈不語，兩手揉搓著臉，久久，他悠悠地嘆了口氣：「戰爭，戰爭，是多麼的無情呀！」

馮老闆似乎也有很多的感觸：「你說的倒是，想當年……」

「馮老闆，」他打斷了他的話，站起來，「別想當年了。」

一個中年人走過來，他的腿有些拐，向馮老闆打招呼。馮老闆見到朋友來，就回到

店裡去了。他們兩人談得很愉快似的，但一忽兒，又好像在爭論什麼。

灰濛濛的雨絲慢慢的歇了，一輛計程車急馳而來，停在中藥店的門口，走下一個西裝華服的，約莫六十來歲的光頭老人，他身後是一個廿來歲的少婦。馮老闆一見這兩人，滿臉笑容從店裡出來迎接。

他見過這兩個幾人幾次來中藥店，馮老闆都是這種笑容迎接他們。但他不知道他們的姓名，也不想去知道這些；他過這種靜如止水的生活已快二十年了，在他冷眼旁觀之中，世態是形形色色的，又何必去探根問底呢？自己的事就夠悲涼的，人生有許許多多的痛苦和不悅，他不想在自身的悲涼之間，再加上一份別的愁淒。

那個拐腿的朋友已走了，他雙手環腰，閉目靜坐。一個上身穿著紅毛衣，下身穿著一條藍色燈籠褲的少女走近書攤，尋找了半天，抽出一本《雪萊詩選》，走近他：「這本書多少錢？」

他微睜眼，向這個少女望了一下：「十元。」

她付了錢，把書拿走了。微暈的天氣，她的背影像一簇霧中的杜鵑花。

「杜鵑、杜鵑。」他心裡喃喃的低唸。

在故鄉，杜鵑花是開在春天的，而在這裡，月月有杜鵑花紅，他低吟著：「杜鵑聲